



書經集注

512
466
17



九峯胡氏曰皇
王大紀為成王之
時

仁12
466
卷 7

書經集註卷之七

旅獒

西旅貢獒。反刀。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
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弗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社本盾踣，不暇以次也。階而走，靈公呼聲，獒而屬，音之。獒亦踣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入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大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

公羊宣公六年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適，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

德其物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天。分魯以夏后氏之璜。音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孟子書心下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去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矣。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後。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真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

孟子張注曰望望
懈愧之貌朱注曰
去而不顧之貌

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定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不侖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

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白狐之狐旁通云狐當作狼史記作狼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義。一暫止意，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伋，細行一簣指受，而而言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去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主，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甲正叙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篇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屏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篇注疏本
作發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三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下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俗作却非也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

詩要漢
周禮冬官玉人

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
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
祀先王周公卻一公之下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
公不過一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
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
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十公穆卜則必
禱於宗廟用朝廷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
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壇以自禱
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虐疾若爾

三王是有不孝之責于天以且代其之身

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其武王也邁
遇厲惡虐暴也不子元子也且周公名也言武王
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
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
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首代武王之身于天之
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非是詳下文子
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於
乃命帝廷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
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

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
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
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
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
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
神顯有應驗而况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
無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
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如林如
反堪也後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且多材多藝如
下同後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後使而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嗚呼無疆天之
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
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

任大其責重米可以死故又嘆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度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也歸侯爾命侯武王之安也屏蔽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爾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

五字五子

五字札記

之意以見公之建業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見乃并是吉

卜筮必立于人以相參考二龜者于人所卜之龜也習重聲也謂于龜之兆一同開籒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

求終是圖茲攸侯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

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侯者即上文所謂歸侯也。丁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實取武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百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下書之匱。金滕以金緘之也。翼百公歸之明白也。瘳愈也。按金滕之匱乃周家藏上筮書之物。每下則以告神之詞書於冊。既下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下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

之變欲下啓金滕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滕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詁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

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觀

鯀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二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

全履祥云古高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伊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本非避字也辟諸聲從走從義并皆屏避之

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一年之後主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之曰鴟鴞王亦

未敢誚公。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秋大孰。禾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

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孰。係于三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一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二一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二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徃及首尾。又自三年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公命曰我勿敢言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由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自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下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家。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

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辟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諸命事之

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平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去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下言如曰寧王遺去我大寶龜曰朕卜

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音不遠卜曰寧王惟
 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會
 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
 御事有曰艱火不可征欲王遠下故周公以
 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
 復音誥諭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
 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

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
 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
 言不弔昊天之日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
 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冲人成王也歷歷數也
 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
 之君嗣守無疆之太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
 康是人事且有所采室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已^三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來朕攸濟
敷實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
于天降威用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實飾也敷實者脩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

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静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大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

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民不康曰予復及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叙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荼而欲反鄙也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于往救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我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盖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言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連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
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下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下而勿征乎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鯀寡哀哉
予造天棐遺大授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

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為印我也故我冲人亦未思其事之艱大歎息
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
皆天之所後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
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授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
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
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
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

御事之避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
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夫明畏弼我
丕丕基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
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

謂朕憂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祐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不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

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和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後。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閱者否。却却閉而不通。然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不閉艱難。國家多難。去聲。

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
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裴輔也寧人
武王之木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木
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
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
功所終乎勤哉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哉我民如
人有疾必速致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
美而畢之乎按此二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
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
可愧矣

王曰若昔朕其述朕言艱曰思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畜厥

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翼其肯曰予有

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太命

昔前日也猶孟子昔日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
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

之造屋乎。以耕田。喻。父既反土而苗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若盡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既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苗。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稱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太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廩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伐。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

時周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疋見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木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伐，矧

今武王也。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棊忱。所謂迪知者，蹈行其真知之詞也。越天棊，愧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罪。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况君與之書，周公歷舉號叔，闕天之徒，亦曰迪知，未威於受戾命。亦曰若天棊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何疑哉。

予未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
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
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
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
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
天命下述得入往維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
指成王却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
休戚家國之興喪慄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
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
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

於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侑賓于王家，與國咸休。

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脩，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脩一主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脩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也。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

左氏之氏當作傳

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膺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
 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
 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
 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
 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
 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
 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

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
 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
 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
 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恭肅恭
 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丕志上帝時歆下民
 祗協庸建爾于大命尹茲東夏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舉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敬。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詩周頌振鹭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僭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福。過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

詩經集注

卷一

二十一

之事。豈周室既衰。魯嘗竊借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

擊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二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兒。曷為稱武王。尤為非。寡兒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兒。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鳳。成王之

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
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
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
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南
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在茲。廣也。與汲書
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
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字為洛誥脫簡
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
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
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
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
殺。即文王作靈臺。屢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
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王若曰。皇天保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謹罰務去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罔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_{庸庸}祗祗_{威威}顯_顯民_{用肇造}

我區夏越我_{丁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

冒_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_{殪戎殷}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尤勗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

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
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
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
追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釐西土之
人怙之如父昌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
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
各得其理莫不時叙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
爾小子封得以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及武王
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
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北為邯
鄲南為鄘音東為衛意邯鄲為武庚之封而衛即

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以地
相比近之辭
然不可考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
考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
又民汝不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來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

書經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也。通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老心慮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伊尹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祇通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不遠惟商者。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請前言往行。直。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

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音動無遠。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乃身。敬哉。天畏棗

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誥乃心。無康

三十一

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
在心惠不惠懋不懋

惘痛痲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有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胡孟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責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

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處是若保赤子惟

民其康乂

有叙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則刑之小者其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入之下又按則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斃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隼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股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咎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赦要

囚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去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

未有遜事。

義宜也。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

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去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象。雖曰是有次叙。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去聲也。可不戒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

德惟乃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
去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
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究殺越人于貨，警不

畏死，罔弗懲。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督強懲惡。去也。自得
罪，非為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
姦究殺入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者，人無不
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正

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
罰之當。
去聲 罪。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

于我政人得罪夫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愆即上文之罔弗敷言冠攘姦究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下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慝去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

此者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

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

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

茲義率殺

夏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况外
廢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
者，乃別布條教，違道于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
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
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
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此言外廢子，正人小臣，皆上立私，則速
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
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
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
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

然曰：速由文王，言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
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
其臣，惟威惟虐，大放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
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瘵
厥君也哉。

汝亦罔丕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忽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已心云。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王德用康。入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
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有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静。未能止其心之狼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極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

罪即在朕躬。况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彞。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未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自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節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

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寬則不汝瑕玼而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

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甲為忍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

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
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並同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太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

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桀祖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與書首稱君，與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其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

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起妹邦不應評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之意，其事則王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覆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書經卷之五 康誥 五

妹邦則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度邦度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

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庶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庶戒謹也必其官之副

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庶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庶庶邦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久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醜酒亦曰天毒降火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暴酒越度國

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ハ天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暴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

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厥

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脩農功。服務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質。錯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脩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

克求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

天若元德。求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

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管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西土，西土也。乘但邦君御事，但，也。小子尚克用文王教，文王教，文王所教也。不腆于酒，不腆，不豐也。故我至于今，至于今，至今也。克受殷之命。

得，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克受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柴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之不服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入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故

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

尹人祗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

陳大猷曰惟服奉
走服奉之人
下士府史之屬
林之壽宗子壽

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
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
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
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
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
而言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
事而言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
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

爰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
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
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
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

書經集注

卷七

四十八

自速辜

以商受荒腴于酒者望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
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
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悔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
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
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僕魯果而相逐其威
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
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
行無度其心疾狼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
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

惟民怨惟群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夫降喪
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
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
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
可不上大監撫于時

言集言 卷一 四十九

以

陳傳良曰諸侯有
大史無內史內史惟
天子有之內史是商
故曰康叔所當親
之為友者也
朱喜曰王荆公從
遠保辟絕句對出
諸儒之表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
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
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其可不明殷民之失為
大監戒以無安斯時乎

予惟曰汝劾悉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

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

服采矧惟若疇圻又薄遠農父若保宗父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劾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
甸男衛使之不湏于酒也悉殷獻臣侯甸男衛與
文王慈慶邦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
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
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
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
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
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
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

書經集解 卷七 五十一

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追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廩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以酒。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微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劫恣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恣於酒德也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未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木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白晝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

可平。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予考酒于酒勿庸殺

之姑惟教之。

殷受道世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酒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我

有者不志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志教辭不酒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察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怒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者不可禁矣。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此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入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篇

○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

涵

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周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

書經集注

卷七

五十三

達王惟邦君

離事上

大家臣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

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究，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精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痕也。此章文多未詳。

知情藏匿資給律名

書經集言

卷七

五十四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有狀無胥虐至于

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咨王其效邦君越

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

罔攸辟。

監二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

曰無相與哉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咨審畜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戒虐人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

室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臚

稽治也。敷苗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堅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臚采色之名。數苗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堅茨丹臚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度，邦
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

邦不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主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命

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

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求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音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呵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親禮考之天子以正遇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啓監以卜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書經集註卷之七終

